回忆萧友梅先生

□ 喻宜萱 口述 管维拉 整理

我于1929年进入国立上海音专学习,1933年毕业,是该校首届毕业生。这届毕业生只有三个人,其余二位是李献敏和裘复生,均已故去。

萧友梅先生是我国音乐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。十九世纪二十年代,我们的国家非常落后,满清王朝覆灭不久,民国刚刚建立,军阀混乱不止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如星星之火。在这种情况下,萧友梅先生怀着振兴中华的壮志,同蔡元培先生一起,创建了国立上海音专。他有这样宏伟的抱负和深邃的眼光,确实非常了不起,应当载入史册。

萧友梅先生是艰苦创业、勤俭办学的典范。那时,政府拨的经费十分有限,学校就设在一个小弄堂内,萧先生同大家挤住在一起,每天穿着一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。他既没有专用汽车,也没有当时稍有地位的人都有的专用黄包车。学校初建,百事待举,萧校长外出办事,近处就靠两条腿,远处就乘电车。像国立上海音专这样一所高等学府,全校竟然只有一名校工——阿王,门房、打铃、传达、清洁……等等杂务都由他一人兼任。搞总务的职员也就寥寥二、三人。黄自先生任教务长,除了繁重的教务工作外,他还要教作曲系的主科和其它系的副科,真是一人多用,肩负重任。这些都是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的。

萧友梅先生十分重视师资的建设。当时国人能任教授者寥寥无几,萧先生便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挑选人才。由于苏联建立,许多俄罗斯贵族和知识分子移居上海,时人称他们为“白俄”,还有许多犹太人,其中有不少音乐名家,萧先生便重金聘请他们。他求贤若渴,曾

“三顾茅庐”请俄国钢琴家查哈罗夫来校执教。

萧友梅校长注重弘扬中华民族文化,一贯提倡演奏、演唱中国作品。那时教我们主科的都是外国老师,教的自然都是外国作品。萧先生便专门开了中国歌曲课,请应尚能先生任教,我在四年中共学了几十首,对我影响很深。后来我在国内外开音乐会时都要唱一些中国歌曲,在教学工作中也重视培养学生从民族文化中汲取精华,融入西洋元素。

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。我在读三年级时,我的老师回俄国去了,他在临行前把我转给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意大利人帕奇,这位意大利人不是学声乐的,他见我唱得不错,认为很有前途,便提出由他出资送我去意大利学习,条件是:我学成之后,无论何时何地赚了钱都要和他对半分,各百分之五十。大家想想,一个学声乐的人能有机会去美声唱法的发源地——意大利学习,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啊!我当时确实有些心动,又拿不定主意,便去请教萧友梅校长。萧先生一听,便断然制止,说:“你千万不能听他的,如果你按他的条件去了,你就等于签了一张卖身契,终生不得自由。”我听后,恍然大悟,拒绝了帕奇的建议。萧先生对我真是充满了父亲般的关爱,今天想起来我都十分感谢这位长者的教诲。

喻宜萱 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、声乐系主任

管维拉 原海军装备部副部长、海军少将

(责任编辑 张宁)